





(薛廣臣)

曉秋商標是頂括底「古月」雖不會在農商部註冊。可是除了自己  
同宗。或祖宗未代可以沿用以外。別人決不能像市上賣烟般胡鬧着  
牌。

前期本報刊的馮元亮大作。『遍地瑣記』篇中說『即到虹口寧波旅滬館  
二公學。去訪神交趙曉秋。……』把曉秋的底括商標「古月」擺錯。  
將秋帆老兄的『走背商標。安到曉秋身上。好大眼晴。把這種商標。  
都會弄錯。阿要難為情啊。曉秋誠恐同文一誤再誤。誤得不知所云。  
故草此篇。聊以聲明商標。

曉秋商標。在未知妹妹□□之前。無論怎樣都不更改。倘諸君硬和  
曉秋尋開心。更改商標。當以□□爲報。恐後無證。刊此聲明存照。  
其各注意。是荷。

(秋曉胡)

在下喜歡游蕩路的。每天總得荒廢兩三個鐘點。在馬路上閒蕩所以一般促狹鬼就把馬浪蕩的頭銜。加在我的身上了。

昨天在下走過錢業會館的時候。聽見一大羣圍了一個蠻大的團圓。在下好奇心切。就用力擠進去瞧一瞧。原來一個人手裏拿的一根籌碼。嘴裏嘖嘖咕咕的不知在那裏說些什麼。下馬上就放聲大哭起來。

朋友走過來笑嘻嘻的對我道。先生請你走吧。哈哈。我馬浪蕩生平最討厭你走吧。哈哈。

祇是第一次聽見人家叫我先生呢。所以給他叫得骨頭都鬆了。他剛依着他快快活活的走了。不料我剛纔走不到幾步。就聽見先前（圍着不要觀我。我是個患近視眼。患遠視眼的。所以隨便多少遠都能夠確得明明白白。確不是吹牛。）圍着

的告訴

裏殺了幾個念頭，也猜透那兩根籌碼上一定是長三和長二了。這時我心想那個嘴噴唾沫的可是在這裏發海嘯。明明兩跟籌碼都給押的人瞧見的。爲什麼還要弄這個勢什子呢。眼見他總是賠多吃少。雙飛從衣袋裏一五一十的摸出來。可是

○吾師芳鑒：風雨瀟冷。催寒寒士之腰。子規聲啼。悵斷愁人之腸。片紙飛來。舛誤彈弓。庭院深深。秋意燈花。僕非好色。天生泣露紅。縱遇多情。亦恨舊病工愁。滄海未乾。巫山已除。○身世淒涼。自悲自解。塵境幻影。豈猶未透悟。獨身主義。已概定。○之名。將成習慣。願不能信之於今世。亦當丁之於來生而已。祝卿嫁得好夫婿。比照菱花到向隅（此語不解其意）○昔日付郵筒。七八已成慣例。卿如見厭。請從此絕。○立血具告

(郎 倉 田)

(田) 有綢褂店。紙作店。都是他們傳下來的秘訣。可是現在如瓜似謎的傳到一位女明星和一位女畫家的身上來了。

你道是什麼一回事呢。原來田舍郎每天早晨八時左右。舍打從北四川路走過的時候。總是撞着那位女畫家涼潔瀟瀟的女士的。他像上帶了一枚金質。好像一只調色板的東西。

(郎) 其間又橫着一枝筆筆。到了虹江路的一段。就總是撞着那位女明星弓長女士。襟上也插住光燦燦的一顆金星。噫。你們想想。這個調色板和一顆金星。不是她們的招牌麼。

的地方。一個押籌碼的老一羣人也跟着作鳥獸散了。我這羣脚的了哭。不多一會。那真像丈二和尚般的。摸不着頭腦

● 部

**歌臺小新史**

(黃警鐘)

胡春鼓因爲幾天來西洋世界報的爭論，胡春鼓上。急得十裏四的。現在

1

趙夫人見清靜聲報暗流淚。料子清境况堪憐。叫了盤子清。我走了。好少爺。快跟我回去罷。子清正在出神的時候。所以連趙夫人同婢女走進來也不覺得。給夫人喊醒。看見舅母偕到。連忙立起來。叫了聲夫人。夫人也撫着他的肩上。說道。好兒子你怎麼壓我們進來。也不覺得呢。子清道。你看這張報上。有這樣一段新聞。我那里還有心思看別處呢。趙夫人雖慙是告派婦人。却不是沒字碑。拿報來一看。忍不住放聲大哭子清見夫人痛哭。知道這段新聞。是確實的了。也傷心痛哭。母甥二個人。就哭做了一堆。

這張報是奉天來的。名兒廣告世界。登的一段新聞。題目是青雲樓客被封。文字是大西關冠華莊。新到名花海棠。南方人。操滬音。係某軍閥之女。上海著名小說家柳子清之戚。曾畢業女子中學。被拐匪誘惑。墮落火坑。冠華莊以三千金贖來。海棠面貌清麗。爲奉天花界之冠。且長文墨。故聲名霎時飛揚。昨日有某旅長慕名往訪。因言辭不合。致起衝突。當夜將海棠妾子送警察廳。該廳已將冠華莊焚毀封矣。

子清回到趙公館以後。天天想念崇貴。再三哀求趙夫人。定要帶奉天去尋崇貴。不過因爲路遠。並且到了清平年。萬不敢放心。後來痛女心切。又與子清離。才答應他去。到了奉天。四處奔頭路。想辦法法子。救崇貴。有一天。在浴堂裏碰到了一個師長。大家扳談起趙督軍來。

丁位印度

不留。所以老夫舞動長槍。跨上駿騎。來動滅鮮寇。謂大家聽着罷。他從來不歡喜和人開筆戰。自己以為是個忍耐的人了。不料後來候的有我本早想罵他幾句。既然從來不歡喜。什麼又有「我本早想罵……」。豈不是以子之矛。攻子之盾麼。

他說不假說他到天白看過兩回影戲。便可證明我所說的是實事。確然是實事。那末他又經我信口雌黃。真是徐寧夫的不知所云集了。

天白有沒有資格。列入 S P 當中。那不是固定名詞意着他以為沒有女天性行為。不係目光中。就不當有 S P 的尊稱嗎。殘天恨人過着他的點點頭。已算歸於同學分上。如此說來。初交朋友。要同他招待。他的算頭領在腔子裏。簡直動都不動咧。

我的年紀比你們大幾歲。和在一級中要算個倒第一。這些話請起來證

一十

顯他們的本領。這都是無價值的東西。到也不必驚起。但是白白的  
大作。說殘天恨人美女圖詩一則。詞要來辨他一辨。然而殘天恨人作  
此一時。乃與他同學李國祥同開玩笑。無非是瞎鬧罷了。你依猶才疏  
學淺來笑談他一下。將這首詩作為證據嗎。然則人放出一個屁來。你  
要截令。拾着鴉毛當令箭了。現在依我想來。這不過小人的見識。  
如真你既能揭發人家的醜。自己也賦二首出來。給大眾聽聽。這才真  
君子咧。

玆於你老做不出詩來呢。請你亦不必在着本報上自誇為能。再不要誤  
人家的頭腦了。白白呀。從此以後。我勸你還是將頭腦進仔好。免得  
來出醜咧。

(佚名)

陳鶴宏者。一五十許之老叟也。民六年間。曾視事於其縣。處世公正。頗著勞績。其地居民。莫不歌頌於口。情因生性剛直。未能盡蠲上吏。致招上忌。而以革職聞矣。在陳公者。處此刁惡異狀之社會。豺狼當朝之世界。久擬挺括去職。以免是非。然終爲赤子計。遂託歲月。今既去職。即聊歸隱里。怡懷晚景。雖赤貧如洗。尚有祖遺車厰三

緣。薄田十畝。且家中僅老妻卽卹。婦女忠貞。布衣菜飯。尚無凍餒之虞。詎知夏秋之交。時疫蔓延。不意陳公竟遭斯疾呻吟牀第。與輿論爲伴者衆句。雖經妻女百計勸慰。難口勿藥。擬如泉湧。繼之以血。淋漓淋於衣襟。屢屢還歎。見者莫不酸鼻。後經戚友多方勸安。始忍痛成歿。葬於土山之麓。(未完)

●隨感錄●

(五) (傷心人)

人情冷暖。世態炎涼。每觀富在深

口更正

第一百四十八號本報所登皮老虎之『海角下場記』篇。茲悉全屬子虛。

合頭更正。

說本報所

「轉角下場記」篇。茲悉全屬子虛。  
合亟更正。

▲本報徵稿▽

本報現欲徵集各種稿件。不分門類。  
惟以有越精神者爲限。如蒙投寄。  
一經刊出。除贈閱本報外。並酌  
贈郵資。稿請寄西康路遠東飯店內  
遠東日報館可也。

1997

△第三回 燈紅酒綠禮堂大結婚 夫吵婦鬧家庭小風波

（周邦彥著）

要嫁埋怨新潮過。他們到底在什麼地方結婚。你快些說了。不要害我納悶。新潮笑嘻嘻的說道。我偏生要賣關子。看你怎樣。碧嬌生氣道。你不說好了。難道你不說。我就要死了嗎。重英恐怕二人決裂。忙陪着笑道。女士不要生氣。讓我來告訴你。碧嬌不肯道。你不必說。我一定要他說。新潮也陪笑道。我說我說。他們結婚的地點在啟華女校。（學校裏結婚真是千古奇聞。）——碧嬌詫異道。學校裏是野結婚的嗎。重英也笑道。現在世界只要有勢力。什麼事都可以做。學校裏結婚原是一件普通的事啊。碧嬌道。和平公學的交通。比較華來得便利。你為什麼不在那裏行結婚禮。却要在此華裏呢。重英又笑道。你這樣聰明的人。怎麼也會糊塗起來。你難道不知道和平是官辦的嗎。官辦學校倒底沒有像私立的要怎樣怎樣。所以啟華雖然交通不大便利。倒底是私立的。我請順信在那裏。碧嬌道。剛纔新潮不是說你們的新房在廟裏嗎。這廟裏我會聽見人家說。裏面亂得得很。很不合於衛生的。你和妳夫怎麼歡喜住在那裏呢。重英道。你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你們住在那裏一來是離學校不遠。進出比較便利些。二來却因那裏租價比別處便宜得多。我是素來講經濟的。所以地方雖然不大舒服。也只好將就過去了。新潮笑。你固然講經濟。何不把新房設在學校裏。好在啟華女校是私立的。你們要這樣就這樣。何必到外面去多錯。化費這筆冤枉錢呢。

（未完）

5

賜下。(編輯部)

(五立)

香又甜的信兒了

你的真弟上)

愛弟如兄。想

代爲設法。更

多賜我。盼盼。

▲庚臣文兄賜鑒。袖報當運命。請示期數。大作盼多

部。

▲積助兄。允我之稿。乞即惠下。

▲雲龍兄。統籌揭挖乞速惠我。奉件購直所本報編輯

部。

(弟庚臣拜識)

(附錄)

(重世昌)

極

▲軍閥爭雄忙。  
 ▲文人作稿忙。  
 ▲債主討債忙。  
 演吉亭女子午日

聘著

樹耐梅。韓雲珍蔣耐芳趙琛王  
仰君林諸明星合演之「上海二  
一片。業已攝製完竣。定端  
。現  
。日  
。夜  
。開  
。映  
。於  
。卡  
。爾  
。登  
。影  
。戲  
。院  
。屆  
。期

雲珍女士

壯林侯漱梅君等合演。  
周世勳君飾劇中風流少  
已從事排練。及趕製服  
登場。定有一番盛況云

兄。廣

▲有柄的阿姊雲  
。給你難過煞  
▲伯盛老友。昨  
不見却也。倘

1

許久沒接到你的又香又  
吻。開開恩吧。(你  
上扇而慫爲微害及畫  
前途難以爲力。請別處

▲ 盛陽記

甜的信兒了

弟如兄。想

爲設法。更

部。

多賜我

速惠我。

允賜鑒。補報當遵命。請  
盼盼。

11

示期數。大作盼多  
(重世昌)